

黄苗子

野史杂闻

苗老汉聊天



黄苗子

野史杂闻

苗老汉聊天

Copyright © 2009 by SDX Joint Publishing Company
All Rights Reserved.

本作品版权由生活·读书·新知三联书店所有。
未经许可，不得翻印。

图书在版编目(CIP)数据

野史杂闻 / 黄苗子著. —北京: 生活·读书·
新知三联书店, 2009. 12

(苗老汉聊天)

ISBN 978 - 7 - 108 - 03243 - 0

I. 野... II. 黄... III. 杂文 - 作品集 - 中国 -
当代 IV. I267. 1

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 (2009) 第 126070 号

责任编辑 吴 彬 黄大刚

封面设计 罗 洪 崔建华

出版发行 **生活·读书·新知** 三联书店

(北京市东城区美术馆东街 22 号)

邮 编 100010

经 销 新华书店

印 刷 北京市松源印刷有限公司

版 次 2009 年 12 月北京第 1 版
2009 年 12 月北京第 1 次印刷

开 本 787 毫米×1168 毫米 1/32 印张 10.625

字 数 167 千字

印 数 00,001 - 10,000 册

定 价 22.50 元



目 录

- | | |
|-------------|----------|
| 1 “苗老汉聊天”总序 | 30 供像 |
| 4 《野史杂闻》小记 | 32 君臣平等 |
| | 34 秦俑 |
| 7 历史的真实 | 36 未央宫 |
| 9 莼菜·荔枝 | 38 好个曹吉利 |
| 11 日记 | 40 皇帝与蛤蟆 |
| 13 西王母 | 43 太平皇帝 |
| 17 女娲 | 45 隋炀帝 |
| 19 补天之女 | 48 拿笔的 |
| 22 彭祖 | 51 宫廷 |
| 25 孤家 | 53 李后主 |
| 27 财富 | 55 换太子 |
| | 58 工匠皇帝 |

- | | |
|--------------|---------------|
| 60 朱元璋 | 108 董太师 |
| 63 皇帝吹葱 | 110 诸葛孔明 |
| 66 朱由检 | 113 钟会 |
| 69 弘光 | 115 波斯狗 |
| 72 雍正 | 117 苏涣 |
| 75 破尘居士 | 119 致仕 |
| 77 皇帝舞文 | 121 养廉 |
| 79 雍正驾崩 | 123 虐谑 |
| 81 奴才、大将军、罪犯 | 126 宝镜珍珠 |
| 83 笔祸 | 129 谑词 |
| 85 乾隆反雍正 | 131 潘驸马 |
| 87 疯人·天王 | 133 诚意伯 |
| 89 天王的甜露 | 136 “城里”、“城外” |
| 91 宫中怨 | 138 纳兰父子 |
| 93 禁忌 | 140 施不全 |
| 95 征兆 | 142 烧坯 |
| 97 官 | 144 古今贪 |
| 99 走狗烹 | 146 和珅 |
| 101 姜太公 | 148 巨贪和珅 |
| 104 乡校 | 150 珠 |
| 106 吕不韦 | 152 干女儿 |





- | | | | |
|-----|-------|-----|------|
| 154 | 罗壮勇 | 206 | 吃羊肉 |
| 156 | 曾国藩 | 209 | 东坡遭祸 |
| 159 | 老粗与秀才 | 212 | 海南旧吃 |
| 161 | 张香涛 | 214 | 陈季常 |
| 164 | 人前，人后 | 216 | 稼轩词 |
| 166 | 五少大人 | 218 | 汪水云 |
| 168 | 亡清贵族 | 220 | 唐寅诗 |
| 170 | 叶名琛 | 223 | 阮圆海 |
| 173 | 孔子 | 225 | 青主信札 |
| 176 | 隐士 | 229 | 李渔 |
| 178 | 七贤 | 231 | 魏禧文 |
| 183 | 无厘头 | 233 | 孔尚任 |
| 185 | 谏迎佛骨 | 235 | 张二乔 |
| 187 | 韩愈的稿酬 | 237 | 献画 |
| 189 | 顾逋翁 | 240 | 放达 |
| 192 | 山人 | 242 | 贩笔名士 |
| 194 | 山人卢仝 | 245 | 龚自珍 |
| 196 | 白居易 | 247 | 张璪说鬼 |
| 199 | 柳三变 | 249 | 江山船女 |
| 201 | 丞相请客 | 251 | 王韬 |
| 203 | 诗画祸 | 253 | 赵烈文 |

- | | | | |
|-----|------|-----|-------|
| 255 | 容閼 | 296 | 俳優 |
| 257 | 王湘綺 | 298 | 人才 |
| 259 | 黃公度 | 300 | 女禍（一） |
| 261 | 梁星海 | 302 | 女禍（二） |
| 264 | 梁鼎芬札 | 304 | 宮廷之內 |
| 266 | 南京沈 | 306 | 宮廷乳母 |
| 268 | 清代鹽商 | 308 | 太監 |
| 270 | 官食 | 310 | 寄生蟲 |
| 273 | 揚州鹽商 | 312 | 清英初交 |
| 275 | 鹽官 | 314 | 道觀 |
| 277 | 巨富豪奢 | 316 | 照相 |
| 279 | 八股 | 318 | 小偷徐保 |
| 281 | 包公 | 320 | “吃”死人 |
| 284 | 偶語 | 323 | 黃孟姬 |
| 286 | 捉尉景 | 325 | 契丹 |
| 288 | 讀律 | 327 | 離婚書 |
| 290 | 詩案 | 329 | 草書 |
| 292 | 文字獄 | 331 | 古代科技 |
| 294 | 海氏冤案 | 333 | 巴比倫 |





“苗老汉聊天”总序

苗老汉糊里糊涂地吃了九十多年的饭，却没有做过什么有益于人的营生，清夜扪心，总不免有愧对苍天之感。

从前听说过明末“杀人百万”的大强盗、窃据四川的“大西国王”张献忠，曾留下一座《七杀碑》，碑文是：

“天生万物以养人，人无一德以报天，杀杀杀杀杀杀！”

这虽然是强盗口里吐的真言，你也不能不心惊胆战地想一想自己有无“一德报天”？该不该“咔嚓一刀”以顺天意？

别人我不知道，我这一辈子缺的就是这一“德”。

我不会种地，不会砌砖当民工，不会扛枪上阵，不会奥运夺标或“神六”上天给国家民族立功，只是个庸庸碌碌糟老头，更不会安邦治国平天下！

聂绀弩有名句曰：“平生自省无他短，短在庸凡老始知。”老汉自有同感焉！

惶恐之余，就想到活了这一辈子，虽不曾弟子三千，放言高论去培育英才，也从未因夸夸其谈获得诺贝尔文学奖。但朋友相聚，穷吹乱侃，宇宙之大，苍蝇之微，大小话题，资为谈助，却是此生一乐；例如登山涉水，或曰旅游，有所见闻，就喜欢吹上几句给朋友解闷儿；又如前辈风流，后生可畏，接触之际，景仰嗟，便也顺口雌黄，品评人物；有时谈书说艺，冒充风雅；有时评点古人往事，嗟叹一番；有时怀念朋友，说些八卦事儿；有时因事感怀，又不免胡说八道……总之，我爱聊天。聊天不但可以解闷、可以开怀、可以交心、可以增感情、可以生智慧、可以悟人生，而且朋友聊天，对青少年可以种爱情、长知识，对老头老太太，可以避免老年痴呆症。

语言是人与人之间不可或缺的一种沟通工具，猫、狗、耗子都会用声音表达感情，全人类一旦失去语言，就像地球失去太阳一样，很难想象其后果。但是说话聊天，古人就有“谈何容易”的感慨：“不有学也，不足谈，不有识也，不能谈，不有胆也，不敢谈，不有牢骚郁积于中而无路发摅也，亦不欲谈……”这是明代作家冯梦龙要写他的大作《谈概》时，朋友



对他说的警告。冯梦龙却说：“此言不对，八哥学人说话，即便不像，自己也开心。”（原文是：“不然。子不见乎鸬鹚乎？学语不成，亦足自娱……”以上均见《谈概叙》）对于聊天，我同意冯梦龙的态度。

平日爱耍笔头，或尊宿长者，旧雨新知，言谈之际，心有所得，或舟车所历，奇景异俗，胡说之余，略抒胸臆；或读些脏唐臭汉史事，自己以为有趣，听者或觉无意思的，也都喜欢留在小本子上，心想“聊以自娱”，谁知写来极少翻阅。如此穷年屡月，堆积渐多，其中邻居拿去烤火，红卫兵收去作证等等，丢失任它，于我心无蹙蹙焉。

不全是为了害怕《七杀碑》中的“天报”，只因年老神衰，闭门谢客，不做点无益之事，无法遣有涯之生。于是把一大堆残留的、零乱芜杂的旧纸废刊，胡乱整理一下，大致分为八类，承三联书店整理编排，分册出版，读者忙中有暇，偶一翻阅，借以休闲，或可以当作见面聊天云耳。是为序。

二〇〇五年十一月写于安晚寄庐

《野史杂闻》小记

有人类就有故事。

自从盘古开天地，便产生无穷无尽的故事。故事有真有假，有的有板有眼，有的传闻失实，有的凭空捏造，有的啰唆乏味，这且不去管它。奶奶哄小孙孙，说月亮里住着一位嫦娥仙子；爷爷哄孙子，说大头鬼的头就有水缸那么大。真假都不必去过问，只是听来有趣有味、可乐可悲要紧。苏东坡爱听人讲鬼故事，人说，没鬼哪来的鬼故事？东坡说：“姑妄言之”（那就随便胡诌几句也好）。

打从三四岁娃娃开始，苗老汉足足听了九十年的故事。听故事的态度主张，完全同意东坡先生，只要是说来娓娓动听的，就心满意足了。也有觉得不好听、不爱听的故事，那就等





于欣赏一幅不美的美术作品，叫人扫兴。

清初大学者傅山（青主），他装病以坚决抗拒清皇朝邀他到北京参加“博学鸿词”科，官员们硬把他用木板从太原抬到北京，又抬到午门叫他下跪“谢恩”，青主借势从板床上滚下地耍赖，官员拿他没办法，于是他便回到太原家乡吃大锅粥去了。他给朋友捎过一封信：

老人家甚是不待动，书两三行，眇（眼屎）如胶矣。倒是那里有唱三倒腔的，和村老汉都坐在板凳上，听什么“飞龙闹勾栏”，消遣时光，倒还使得。（《霜红庵集·卷二十三书札一》）

“飞龙闹勾栏”说的是宋朝皇帝赵匡胤找“三陪”的故事，青主老头儿决心一辈子扎根农村，活得潇洒；书懒得看，便和村老汉一道去听说唱故事消遣，如此善于安度晚年生活，好不令人羡慕！不过，什么“闹勾栏”的故事，儿童不宜。

同傅山一样是清初闲散读书人的蒲松龄，他空下来就到村头的豆棚子底下摆出纸笔，瞧见过往行人，就拉着坐下，逗人讲故事，积年累月，他写成一本天下奇书《聊斋志异》。三百年来，蒲老先生靠这本故事书成为一代文豪，这且不表。民国时代的鲁迅先生，长年住在都市，那些地方没有豆棚瓜架，马

路上人行横道摆下纸笔要人停下来拉呱儿？那少说也得犯下妨碍交通之罪；鲁老先生于是采用与蒲老先生不同的方法，跑回书房（他的书房叫“老虎尾巴”）去翻线装书，拿太古时代的圣人贤达开玩笑，从洪水时期教授们在山头上吃炒面，到伯夷、叔齐“不食周粟”的狼狈生活，载入《故事新编》，使得当时的名流权贵，听了如“芒刺在背”。

苗老汉有个时期实在闷得慌，因想将读书会友中看过、听过的故事，用笔记下来闲中消遣，倒也是人生一乐。只是老汉有多少斤两，自己心知肚明，论学问修养，连给蒲松龄、鲁迅当“门下走狗”（借白石老人语）都不够资格，只是觉得老迈年高，能够学傅青主那样，和村老汉坐在板凳上听“飞龙闹勾栏”故事，最是晚年幸福生活。可惜生活在城市圈圈里，外来农民工，全是年轻的，找不到一个“村老汉”；那清福无缘享受，便只好抄记下一堆陈年故事、野史杂闻，聊以自娱罢了。是为记。





历史的真实

南北朝时期有一个魏收，是北齐人，奉诏作《魏书》，是写为北齐所灭的北魏一朝全部历史。这位魏收有才子之名，但为人放荡，不但溺于声色，被人嘲讽为“魏收惊蛱蝶”，而且有文无行，他著的《魏书》，把和他有夙怨或索贿不遂的魏朝人都加以诬蔑丑化，而魏朝富贵人家的子孙，向他行贿的，则把这些人家几辈子都写成是好人。因此，魏收这本史书，被目为“秽史”。

历史是一种很难写的东西。一定要综合非常翔实可靠的史料：史料不全，闭门造车，便无价值。一定要具有公正无私的态度去写史，像魏收那样收受贿赂，便把人家祖宗写得个个白璧无瑕，歪曲历史真实，这当然只能写成“秽史”。即使不收

受贿赂，但受到私人感情的蒙蔽，分不出青红皂白，不顾事实地给自己人乱吹一通，结果也分文不值。此外，有了真实史料，本可黑是黑、白是白地秉笔直书，成为很好的一本史籍，但因碍于其人的子孙还在，而且颇有势力，因而有所顾虑，不愿“冒险犯难”去得罪人，宁可搁笔的，也不无其人。江南写《蒋经国传》，毕竟因此牺牲，以性命殉史，比司马迁还冤，这也说明历史不好写。

历代历史的真实关键，都掌握在当权者及其亲信手上。有些历史（或者大部分有重要性的历史），是由当权派隐瞒篡改以后写入“官史”的，便完全失去真实，显例如宋赵匡胤如何把皇位抢到手，明永乐帝如何把侄儿建文帝的皇位夺来，详情谁也说不清楚。

或者是由于身在此山中，所以庐山面目，无法认识；或者由于史料的模糊不清，根据不足，即使是历史学家，看到的也只有一些浮面现象，所以至今无法写出一部真实的现代史来。





莼菜·荔枝

南言莼菜似羊酪，北说荔枝如石榴；

自古论人多类此，简编千载判悠悠。

陆放翁以《读史》为题，写出这首讽刺诗，意思是说，历代史家往往不了解真相，就对历史胡乱作出判断，有如南方人不知道羊酪是什么，就说羊酪像浙江杭州一带出产的莼菜一样，入口滑溜；北人未见过荔枝，就说荔枝和石榴差不多。知人论世，作出如实的科学评价，确实也是比较困难的。我国历朝的正史，都是下一朝代的人写上一朝代的事，事情久了，便不免和真相有出入。司马迁为了采访史料，亲自跑遍许多地方，已经是不容易了，但是目见耳闻，也只是道听途说和零缣碎简，整个史实的过程真相，在若干年代之后，确实很难全面

掌握。

当代人写当代史，毛病也不小，例如北齐的魏收，写过《魏书》，那时北魏还没有全亡，有些权贵子弟就用钱物贿赂魏收，要魏收把他的先代写得好一点，魏收受贿后感到满足，就歪曲事实来表扬那个人的祖宗；对不愿贿赂的，就肆意诋毁人家的上代。恨得那些北魏官僚的后代牙痒痒，纷纷骂魏收的《魏书》为“秽史”。又如当代帝王的“起居注”、“实录”，史官都只能把他写得神祇一般，绝不敢把他的坏事、丑事载入文字。

古史失真，现代史也疑莫能明。以十年动乱为例，当时的起因、背景、策划、目的、后果等等，哪一位史学家能说得清楚呢？

